



(意) 托尔夸多·塔索 著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杨顺祥 译





(意) 托尔夸多·塔索 著

杨顺祥 译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意) 托尔夸多·塔索 (Tasso, T.) 著; 杨顺祥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5

(意大利文学经典名著)

ISBN 7-5360-4383-X

I. 被 ...

II. ①托 ... ②杨 ...

III. 史诗-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937 号

策划编辑: 秦颖

责任编辑: 秦颖 邓裕玲

装帧设计: 王惠敏

技术编辑: 薛伟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22.25 2 插页

字 数 51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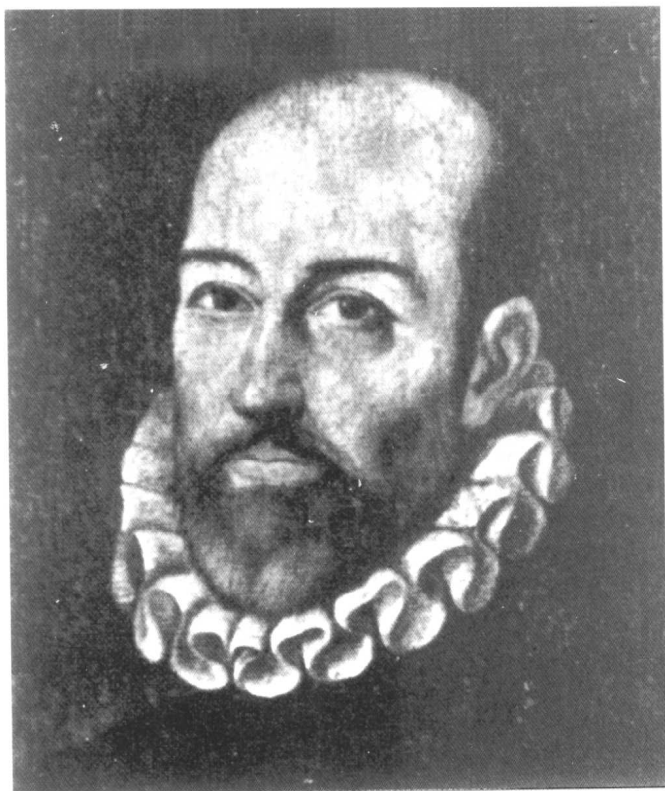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83-X/1·3522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Torquato Tasso

总 序

吕同六

13世纪下半叶，当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时，意大利已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曙光。

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新纪元的肇始。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雷霆万钧之力，扫除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传播以人为本的新世界观、新生活观，激励世人变革现实，给意大利和欧洲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倾注了勃勃生机，造成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开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局面。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且按下造型艺术不谈，单就文学而言，但丁、彼特拉克、薄卡丘、列奥那多·达·芬奇、阿尔贝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等思想文化巨人，无不为欧洲文学运动奉献了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为欧洲的抒情诗、史诗、传奇叙事诗、短篇小说、喜剧、悲剧、美学理论和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的宝贵传统，犹如一根红线，贯串了意大利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始终不曾在文学领域熄灭。以人为本，对人的关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理想，都承袭了下来，并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弘扬。

因此，了解以文艺复兴运动为滥觞的意大利古典文学，不只是全面地、完整地认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欧洲文学的历史与发展，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不妨再换一个视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作家薄卡丘，曾就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文学家们）采用虚构的故事，而舍弃其他方式，因为这些虚构故事的美，能够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所不能吸引的公众。……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运用了最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好比果壳里隐藏着的果肉，而他们所使用的美妙的语言，就好比果皮和树叶。

薄卡丘的这一席话，把文学作品无可替代的思想价值，满足公众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价值，作了精辟形象的阐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又打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于是，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引进国内，呈现于精神饥渴的中国读者面前，成为五四运动为中国文化界构造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意大利经典作家，如但丁、薄卡丘、哥尔多尼、曼佐尼、皮兰德娄、邓南遮，首次译介到中国，形成了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政治、社会、文化、语言诸因素的制约，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翻译显得相当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空白甚多，而且，不少作品还是从别的文字转译。这一切自然都妨碍国人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与接受。

基于上述种种缘故，我们着手编选这套《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计十二种：

文艺复兴运动伟大的先驱者但丁的《神曲》；这部史诗的问世，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彼特拉克的《歌集》；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从此臻于完美的境地，并广泛流布于欧洲各国；

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薄卡丘的《十日谈》；这部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峰，并开了欧洲短篇小说的先河；

薄卡丘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群星辉映，星光灿烂，他们对意大利和欧洲短篇小说，乃至戏剧，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丛书》收入一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这部气势宏伟的巨著，深刻地表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危机；

《哥尔多尼喜剧集》，吸入脍炙人口的四部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老顽固》；这位启蒙主义剧作家，身体力行，革新喜剧，为意大利近代民族喜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剧作至今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盛演不衰。

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战士、诗人”涅埃沃的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诗人、散文学莱奥帕尔迪的《道德小品》、《杂感录》；前两部作品抒发渴求祖国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惓惓情愫，倾听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与激情；后两部散文集传达了

思想和情感都异常敏锐的莱奥帕尔迪对人生和世界的深沉思考；

19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主要代表维尔加的长篇小说《玛拉沃里亚一家》，这位把目光投向贫困、落后的故土的西西里作家，在小说的题旨、风格和语言上都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生面，对日后风靡世界的新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大地在波动》就是从这部小说撷取的素材。

在意大利语中，classico一词具有两重涵义，一是古典的意思，二是经典的、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意思。这两种涵义其实又是彼此关联、相通的。这套丛书取名《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Le opere classiche itaiane)，它的选编标准也正是融合了classico所包含的这两种意思。为此，丛书收入了两位生活和创作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皮兰德娄和邓南遮的作品。

皮兰德娄的文学创作起步于现实主义。他的早期剧作《西西里柠檬》就是根据写于19世纪末的同名短篇再创作的，打烙了现实主义的鲜明印记。他的其他重要剧作，以怪诞、离奇见长，但又糅进了传统的即兴戏剧手法，表现人丧失自我本质的惨烈痛楚。他的剧作已成为意大利和世界戏剧文学的经典。

邓南遮以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短篇集《佩斯卡拉的故事》，于19世纪下半叶登上文坛，后来成为蜚声世界的唯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长篇小说《火》使我们有机会更真切和更深切地认识这位唯美主义大家的创作原貌。

意大利古典文学是一座异常丰富的宝库。十二卷的《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虽也蔚然可观，但毕竟只是开采了这座宝库的一角。遗珠之憾难免。万事开头难，但开头也最为紧要。

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意大利文学翻译队伍的壮大，意大利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序 言

吕同六

托尔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1544年3月11日出生在南方索伦托城。父亲贝尔纳多·塔索是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写过一些骑士叙事诗，担任过萨莱诺城邦桑塞维里诺亲王的秘书。后来，桑塞维里诺亲王在同那波利总督的斗争中失败，父亲追随亲王流亡异乡，家产遭查抄。托尔夸多和母亲先后迁居萨莱诺、那波利，跟随耶稣会士学习。后来又离开母亲，去罗马和父亲一起生活，在罗马、贝加莫、乌尔比诺等地求学，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母亲。1556年，母亲不幸去世，家产又被亲属侵吞，年幼的塔索才12岁。政治斗争的残酷，家庭遭遇的灾祸，漂泊无定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铸就了他内向、抑郁、懦弱、顾虑重重的性格和气质。

15岁时，他随父亲到威尼斯，在那儿着手写一部长诗《耶路撒冷》，但只完成了第一歌。翌年，他来到帕多瓦，随后又进入著名的帕多瓦大学，学习法律，钻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攻读古典文化，广泛结交人文主义者。1561年，他结识了埃斯特大公家族的一位贵妇人卢克莱齐奥·贝迪迪奥，写了许多抒情诗献给她。同年，塔索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里纳尔多》，于第二年出版。

1562年，塔索转入博洛尼亚大学。他写了一首讽刺诗，嘲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惹起一场风波。他不得不于1564年离开博洛尼亚，前往帕多瓦。1565年，他应埃斯特大公家族的邀请，来到菲拉拉，先后为路易吉·埃斯特红衣主教、阿尔丰索二世公爵服务。在菲拉拉生活的十年期间，是塔索精力最旺盛、创作最具活力的时期。安定、优裕的生活，浓郁的人文文化氛围，个人学识的深厚积累，终于使他的文学才华喷薄而出，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他先后创作了田园剧《阿明达》、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对话录《论诗的艺术》，还写了许多诗歌和书信。

长期紧张的脑力劳作、情感生活的失意，尤其是他的人文主义理念同教会神学的剧烈冲突，使塔索时时陷于反省、自责、内心矛盾的精神痛苦之中。《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在手稿流传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些学者特别是教会对这部作品发动了猛烈的抨击，严厉谴责它违背情节一致的原则，背离宗教道德观念。塔索惶惶不安，惟恐自己的诗作被列入“禁书”，遭到封杀，便多次请宗教裁判所审查。在教会的高压下，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失去了常态。

1576年，塔索离开菲拉拉。他生活困顿，衣衫褴褛，四处飘零，足迹遍及意大利许多城市和乡村。1579年，他返回菲拉拉，因不堪委屈而闯入宫廷，大闹公爵的婚礼，被强行送入圣安娜精神病院。在长达七年之久的囚禁生活期间，当严厉的监视有所松动，给予他相对的自由时，他又拿起笔，忘我地创作，写出了许多对话、诗歌和书信。

1587年，曼多瓦君主贡扎加出面说情，塔索获得自由，来到曼多瓦，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在这儿完成了悲剧《托里斯蒙多王》。但是，他蒙受的精神创伤终究难以愈合，他的一颗

惶恐不安的心始终无法平静下来。于是，他又离开了曼多瓦，先后在罗马、那波利、佛罗伦萨逗留，然后又返回曼多瓦、那波利、罗马，过着清贫的漫游生活。在这期间，他违心地对《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进行重大的修改，改名为《被征服的耶路撒冷》发表(1593)，又创作了《论英雄史诗》(1595)和一些叙事诗、悲剧。

1595年，教皇克雷门特八世决定授予塔索“桂冠诗人”的称号。当时，塔索正栖居于罗马圣奥诺费里奥修道院，心力交瘁，病魔缠身。在仪式举行的前夕，1595年4月25日，塔索与世长辞，卒年51岁。

长篇叙事诗《里纳尔多》是塔索的处女作，1562年出版。全诗共十二歌，采用八行诗体。它从16世纪初一部无名氏传奇作品《里纳尔多的故事》中撷取素材，叙述年轻的勇士里纳尔多渴望建功立业，又热烈爱慕美丽的女子克拉丽采，于是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冒险，最后大功告成，又喜结良缘。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骑士史诗，表现英雄对荣誉和爱情的追求，可以见出阿里奥斯多的影响。塔索在作品的前言中表示，他希望尝试把骑士诗歌和叙事诗歌两者的风格融合起来。《里纳尔多》既描叙了骑士传奇般的经历，情节惊险、曲折，又抒写了情意绵绵的爱情，对现世生活的向往，洋溢着田园诗般的雅致，表达了人文主义的精神。诗人超脱了传统的骑士史诗的羁束，避免情节淹没在众多的人物之中，而是始终围绕主人公展开一波三折的情节，刻画他的性格和心态，抒情写意，显示了年方十八的塔索出众的文学才华。

牧歌剧《阿明达》是塔索1573年春为埃斯特家族的庆典活动而作，同年在菲拉拉著名的观景岛演出，1581年出版。牧人阿明达苦恋清剿栖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西尔维娅，但高傲

的仙女无动于衷。即使他解救了被劫持的仙女，也无法打动她的芳心。后来，阿明达误信西尔维娅夭亡的传言，痛不欲生，跳崖自杀。西尔维娅被他忠于爱情的品性深深感动，在他获救后，欣然与他结为夫妻。

塔索在剧中着力描写和尽情歌颂爱情，这爱情绝不是狂热的情欲的宣泄，而是一种无比真挚、无拘无束的情感，一种炽烈而纯朴、高尚而神圣的情感。它充溢着期盼和苦恋，哀伤和欣悦，蕴涵着对爱和美、青春和欢乐的强烈渴求。这部为宫廷庆典活动而公演的牧歌剧，自然适应和反映了这一特定阶层和场合的要求，但它对爱情的伟大力量的称颂，对现时欢乐和幸福的讴歌，对牧人的崇高人格的赞美，体现了塔索的人文主义思想。《阿明达》共五幕，合唱穿插其间，首尾有序幕和尾声相呼应，叙述和抒情错落有致，十一音节和七音节交替使用。这种结构显然借鉴了古典戏剧的形态。诗人把全剧的情节编织得异常紧凑、精练，用优雅的语言，细腻地描绘神奇、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抒写美妙、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同美丽的爱情故事交相辉映，赋予《阿明达》不可多得的艺术魅力，使之成为意大利和欧洲戏剧史上一部重要作品。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塔索最重要的作品。它作于1565年至1575年间，1579年出版，1580年出版经诗人修订的文本。这部长诗共计二十歌，以11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故事发生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春天。戈弗雷·布永被推选为十字军统帅，率兵东征小亚细亚，围困回教徒据守的耶路撒冷。以阿拉丁为首领的回教徒战士，英勇奋战，使十字军进攻受阻。巫女阿尔米达施展魔法，把坦克雷德等一批十字军将领拘禁在一座城堡里。另一名十字军骁将里纳尔多又被美丽的阿尔米达迷惑，陶醉于她在“幸运岛”上营造的安乐窝里，乐不

思归。十字军的供给因气候大旱遇到严重困难，而他们作战最有力的武器攻城机被敌人放火烧毁，回教徒巫师伊斯梅诺更对森林巧试魔法，使十字军无法砍伐树木以制造攻城机。陷入困境的布永，在神明的支持下，破除魔法，里纳尔多又迷途知返，众将士浴血奋战，终于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

这部长诗充满鲜明的文艺复兴走向衰落的时代特征和诗人的个性特征。塔索破除此前流行的骑士传奇的题材套路，选择了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作为贯穿全诗的主要情节线索。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意大利国土充斥外来的强敌，西班牙控制了它的主权，土耳其的崛起切断了意大利同东方的贸易和交通联系，出现了城市工商业衰败，封建农业复兴的倒退现象。基督教势力十分猖獗，强化对进步文化和自由思想的控制，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塔索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描写十字军东征及其对回教徒的胜利，一方面旨在重新唤起意大利人民的英雄精神，恢复民族的光荣传统，应对土耳其的扩展，具有现实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赞美基督教英雄布永和他统帅的十字军，来表现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客观上适应了教会反对宗教改革运动，镇压异端的要求。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从多个角度切入故事的核心，线索紧密交织，时空频繁交替。诗中围绕十字军东征的主线，展开另外几条爱情情节线索。十字军骑士坦克雷德在战场上初次遇见回教徒女战士克洛琳达，便一见钟情。以后，他在一次战斗中解救了被十字军包围而岌岌可危的克洛琳达。但在耶路撒冷城下发生的一场激烈的夜战中，坦克雷德不幸误伤了克洛琳达。遭到致命伤的克洛琳达临终前，向坦克雷德倾诉了自己的爱情，并请求为她举行洗礼，接受她皈依基督教。另一名十字军骑士里纳尔多，渴望荣誉，急切地盼望建功立业，但在两军

交战的关键时刻，却拜倒在回教徒魔女阿尔米达的石榴裙下，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甘愿抛弃一切，陶醉在她营造的与世隔绝的温柔乡中。还有，回教徒女战士埃尔米尼亚，真挚、深情地爱着坦克雷德，她明知爱情得不到回报，却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潜入敌营，去探望负伤的心上人。一对青年恋人索佛罗尼亚和奥林多，为了保护圣城百姓不受杀戮，双双挺身而出，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一个个情节和结局迥然不同的爱情故事，诗人着力描绘，尽情渲染，使之充溢着盎然的生气，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动人心曲，令人感慨。它们生动地展示，爱情是人的最本真、最自然的权利；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内心一旦萌生爱情，他们便如经受一次心灵的洗礼，激活出他们身上潜藏的最高贵、最纯洁的情感；爱情便如火山爆发，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势不可挡，它足以冲决一切阻碍，突破一切宗教的戒律，摆脱一切民族的恩怨。爱情又体现了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对现实生活和幸福、欢乐共同的热切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对爱情最忠诚、最执著、最富有献身精神的几个人物，如克洛琳达、阿尔米达、埃尔米尼亚、都是异教女子，她们成为长诗中栩栩生动、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塔索在这儿热情歌颂了爱情的伟大，表现了人的权利对于宗教信仰的胜利，体现了对女性、对异教的尊重。在那艰难困苦岁月里，塔索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鲜明地表露出来的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犹如冬日里迎风绽放的腊梅花，温煦、可贵。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一部英雄史诗。十字军骑士里纳尔多、坦克雷德等，英勇、果敢，面对敌人的千军万马，毫不畏惧，在战场上尽显英雄本色。他们又正直、坦诚，重友情，爱国家，显露出人的可贵品质。但是，塔索不只是用心刻画了

这些基督教骑士的英雄形象，而且，大胆超越宗教偏见，敢于体现异教精神；他摒弃了扭曲异教徒形象的习见笔法，以浓笔重彩，出色地描绘出了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阿拉丁、阿尔冈特、索利马诺、克洛琳达等动人的形象。异教国王阿拉丁面临强大的十字军团来范，兵临城下，圣城被围的险恶形势，义无反顾，坚定地指挥抗击来敌的战斗。他是维护宗教信仰、民族利益和个性尊严的代表。阿尔冈特脾气狂暴，性格傲慢，但他无比忠诚于自己的民族，作战神勇，即使意识到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仍然以大无畏的气势，奋勇杀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热血。他们都视死如归，视死亡为捍卫信仰和事业的归属，死亡是崇高的荣誉。塔索成功地塑造了一群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他们性格丰满，风采各异，有血有肉，光彩熠熠，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丰富了意大利和世界文学的英雄人物画廊。

塔索写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时，从记叙十字军东征的史料中吸取了部分素材，在艺术上又借鉴了荷马的《伊利亚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阿里奥斯托《疯狂的罗兰》的某些特点。他遵循自己确定的真实与抒情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尤其注重抒情的元素。诗人以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事件为情节框架和背景，用泼墨的大手笔，描绘各种战斗场面，但见两军对阵，浩浩荡荡，铁骑突出刀枪鸣，只杀得血肉横飞，天昏地暗，气势恢弘，豪放悲壮，极具震撼心魄的力量。而抒情时，诗人低回吟唱，细婉有致。索佛罗尼娅和阿林多的爱情，天然真淳，情意绵绵，又沁透着无畏的豪气，舒发出人性美的芬芳。克洛琳达和坦克雷德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情潮涌荡；但他们的情感遭遇一波三折，凶残的战神无情地摧残了缪司女神，他们的生死恋，情意隽永，凄清感人。阿尔米达和里纳尔多的“幸运岛”之恋，可谓英雄误陷迷魂阵，却是男欢女爱，

真情流泻，醺然若醉，诗意酣畅；但他们终究逃不脱劳燕分飞的结局，欢快的爱情小夜曲，变奏为哀婉凄楚的悲歌，最终死寂无声。塔索善于捕捉人物情感中最美好的东西，尽情点染，又通过对心灵深处感情波纹的细腻描摹，凸显了青年男女们身上的精神美，给长诗涂抹了一重浓浓的绚丽的抒情色彩。

长诗中自然景色的描写也充溢着浓郁的抒情性。在《阿明达》中，田园情调已经有着鲜明的展示，而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塔索则给予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阿尔米达和里纳尔多在“幸运岛”上坠入爱河，大自然呈现出豪壮和瑰奇的景象，清新碧净的天地，静谧透明的田野风光，同主人公甜蜜、温馨的心境丝丝入扣。埃尔米尼亚乔装扮成克洛琳达的模样，天黑时分潜往十字军大营，要为坦克雷德治疗刀伤；静寂的田野是她默默的伴侣，月亮黛蓝色的纱幔，掩护着她的身影和内心的秘密，纤纤新月似乎又在温柔而多情地窥探她难以掩饰的炽热恋情。塔索采用自然景色来映照人物的情感世界，或缘情布景，或触景生情，情景相生、情景交融，显得十分自然、贴切。塔索又借鉴和吸收了威尼斯弓多拉船夫荡舟时吟唱的谣曲，使这部诗作富有一种柔美的音乐性。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英雄，虽然个个都是铁中铮铮，把信仰和民族利益看得重于泰山，不惜为之赴汤蹈火，捐躯沙场；但他们身上都带着颇浓厚的伤感和忧郁，把献身当作追求的光荣和归属，把死亡当作高尚的解脱，流露出悲哀的情调。长诗中各个人物向往的爱情，都历经曲折坎坷，也几乎都是情人难成眷属，染上了悲剧的色彩。这些都体现了长期陷于精神苦闷的塔索内心世界的矛盾，体现了他由艰辛的命运遭际和辛酸的人生历程而形成的忧伤和悲观的气质。塔索这种独特的、悲剧性的身世，深深吸引了后世许多优秀艺术家的注